



譯美至葉 著林格·E聯蘇

風的邊南

行發社版出羣新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南边的风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南 邊 的 風

著 林 格 · E 聯 蘇
譯 美 至 葉

新 羣 出 版 社 發 行

新文化叢書之一

南邊的風

著者：蘇聯 E. 格 林

譯者：葉 至 美

出版者：新文化叢刊社

發行者：新 羣 出 版 社

總經理：新時代書報聯合發行所

印刷者：誠 泰 印 務 局

香港德忌利士街二十三號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基 本 定 價 ： 四 元

序

秦似

葉至美女士譯的『南邊的風』，是獲得一九四六年度史太林文藝獎金的作品之一。作者E、格林，對於中國讀者，還是一個生疏的名字。E、格林一九〇九年生於列寧格勒區，幼喪父母，長大後曾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亞當雇農。他的第一個短篇集，發表於一九三九年。戰爭時期，在軍隊中服務，當過排長，隨後被調到軍中日報工作。『南邊的風』寫的是芬蘭農民翻身的故事，書中不但用了芬蘭的一些俚語，還搜集了芬蘭的民歌童謠以至笑話，因此我想，作者是在芬蘭停留過相當長久，而且在寫着他自己所熟悉的東西的。——當然，與他自己是被雇的農業勞動出身，也極有關係。

牛油那兒去了？

貓兒吃去了。

貓兒那兒去了？

走進地窖裏去了。

地窖那兒去了？……………

僅從這幾句成人愛唱的兒歌，就不難想像芬蘭農民戰前生活底慘況。但作者的才能，主要還不是表現在描寫慘況上面，他真正懂得農民，所以能用深刻的筆觸，把書中人物豐富而多樣的精神世界烘托出來了。我以為描寫農民，倘若僅僅寫他們怎樣忍飢，捱冷，在壓榨及死亡之下掙扎，還是比較容易從事的。但只是寫出了這些，顯然不夠，必須深入到他們對於生活所抱的態度，他們的人生觀，而這些，又與他們各自的意識覺醒的程度有着密切關連，是變動的，不會是靜止的。往往有些作家能寫出農民的悲慘生活，却不能寫出一個真真實實的農民來，叫人相信書上所寫的，就是一個活人，與生活中間的活的農民一

樣的活人。這原因，顯然由於作者從自己的社會體驗以及常識上知道農民是被壓迫階層，抓住了農民生活的表面現象，而沒有深入去理解，探究，發現，分析他所要描寫的主人公底精神世界的緣故。說農民也有着他們自己的精神世界，這『精神世界』是什麼意思？具體說來，應該是：他們所蘊藏的內心美，他們內在生活的複雜性，他們在理知上情感上超出本能底一切價值。一句話說完，農民是被壓迫階層，長期處於被壓迫地位，使他們遠隔了所謂『文化』、『教養』，但他們也決不就是『靈魂簡單』的或者『原始的』生物存在，不應把他們寫成這樣。

拿中國近年來的作品說，『李有才板話』，大家認為是傑出的一本，它的最大特點在什麼地方呢？它有什麼特點超越了過去一些描寫農民的作品呢？我以為在於作者把李有才寫活了。所謂寫活，就是：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李有才，不僅僅是一個失去土地的農民，同時是一個有着廣闊的精神活動的人；不是

『靈魂簡單』或『原始的』農民，而是有着精神深度和理智能力的人物。當然，並非一切農民都具有着李有才一樣的精神深度，但必各各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不容置疑的。『南邊的風』所寫的兩個主要人物，依那立和凡爾霍兄弟倆，就說明着這一點。

讀者都可以看到，凡爾霍是一個覺醒程度很高，思想力成熟了的工人（失去土地的農民），他有着單純而高尚的品質，他的心地明澈得像一條清可見底的溪流一樣；他的勇敢樂觀使他向着可望而可即的光明前途一往直前，在他的生活中間沒有什麼暗影和危懼。顯然地，凡爾霍已經突破了農民小有產者層底貪婪本能支配下的千百年來的愚蠢觀念，以一個全新的身心和一副全新的氣概突現在我們眼前。由於他從落後的農民意識完全解放了出來，由於他積極地尋求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觀念，因此，就處處顯示出了他與聽天由命，謹守本分，並未覺醒的依那立之徹底思想衝突，思想鬥爭。但作者所塑造的依那立

也決不是一個象徵的，缺乏生活氣息的或『靈魂單簡』的人物；不是像小孩子一般稚弱無知，傻瓜一般痴頭痴腦的所謂『落後農民』。依那立，在長期剝削與反剝削的鬥爭中，鍛鍊成了鋼一般倔強而有着彈性適應能力的性格。豐富的人生經驗使他變得世故，沉着，他知道生活河流中任何一塊礁石的所在，他像一個老鍊的舵手小心而勇毅地駕着一隻小船。（他一家的命運）。因而在世故，沉着的更深的裏層，有着無比堅強的生活信念及潛力。他的生活有愛，有熱，只是沒有光。任誰都可以觸覺到：外面一層冰封住了的依那立，裏面是一團火。一旦意識上的桎梏解除了，一旦突破了農民式的貧婪本能所產生的愚昧觀念，這團火就要突破冰封燒亮起來，生活的潛力就要無限地昂揚，發展。

農民能夠進行自我批判。『李有才板話』給我們揭示了這一點，『南邊的風』更明顯的指出這種自我批判是如何地必要，如何地對生活發生積極的影響的。這種批評，是建立在深長的階級友愛上的，這種批評，說明了爭求解放是

農民本身的事情，不是誰去解放農民，而是農民要用，不斷在用新觀點糾正自己，解放自己。因而這本書上砍柴人與野兔的故事，鄉下人坐飛機的故事，鄰居打罵的故事，都不僅是一種趣談而已。在這裏，通過這些生活趣談，我們應該看見凡爾霍是如何從實際生活中進行對依那立的批評，而這種批評又如何包含着深長的友愛。

對於描寫農民，我以爲這一點是特別值得重視的。

我喜愛這本不到五萬字的小說。前曾在『小說月刊』的『小說世界』上摘要介紹，現在看到葉至美女士的譯文，『新文化叢書』編者囑我寫一點序文之類，這是我樂於答應的事情。

時間向前邁進，該有的都帶來了。似乎不會發生什麼叫人樂得手舞足蹈的事情，但是，活在世上終究還不太壞。

昨晚又是一陣霧，今兒早晨一陣暖和的南風昇上來，把霧吹散了。現在你可以看見多少新的圓石子，在這小山谷兩邊傾斜的田野間，帶着黑濛濛的濕氣，從雲層下面突現了出來，而且小溪變得寬闊了啊，溪水祇是最近才突破了面上沉重的冰封，現在是從這一端到那一端地穿貫這長長的山谷了。

遠遠的看去，溪流也是黑的，在雪中間蜿蜒流去，消失在遠遠的蓋滿了松樹的石頭山邊。樹木看上去也是黝黑而且潮濕的。

我的小丘也變得黝黑而光禿了。我清早走下去工作，傍晚回到家來，腳走在陡峭的斜坡上，已經不再滑溜了。我的靴底，在粗糙的石頭上，感到了安全。我的小小的紅色的房子站在這條石頭斜坡的頂上，一扇白窗子向着北方，可以俯視山邊，另外一扇向着東邊，看下去便是山谷跟伸到遠遠的溪流。

有人跟我說我可以選個更好的地方，其實我應該把房子造在有朝南斜坡的地段。這話却沒有人告訴過我。把我的房子造在有朝南斜坡的上面，有朝南的窗子，我是不會不願意的，然而我這個山丘沒有朝南的山坡。

那兒沒有朝南的山坡，却有一堵筆直的石壁，死一般站在我的菜地的後邊。這石壁比房子還高，遮去了從南邊射來的光亮與太陽。樹根和一叢叢的污草，從上面掛下來。這些樹根和草也浸得很潮。花崗石壁的所有裂開的地方，從頂上到腳底，也都浸透了。

誰在這兒蓋一所開着朝南窗的屋子，那他一定是個笨貨。要是你朝外看，會見到什麼？那個潮濕的石壁跟四塊菜地會給你帶來些什麼？

當然，我知道孩子們需要更多的陽光。但是爲什麼不把事情攔一陣再說呢？這時候主人克其馬其還不能給我一塊別的地方。給我一個更多陽光的山丘，他一定會很願意的，但是這種地方他自己也不多。事實上，他那時候說

過：

『先人留下來給我的田地，我是不能隨便拿來分掉的。』

我馬上回答：

『是的，這是真話，這是真話。』

然而我爲他工作過廿五年。就這，也值得一些東西。他也明瞭這點。所以他說過那話之後就沉思起來。

我看看他沉思時候的皺紋，等待着。但是要從一個人的皺紋上看出他在想什麼是很困難的，這些皺紋深深的刻在他的額頭上，像一些裂縫。我想從他眼睛裏探聽些什麼出來，但是我看不到牠們，因爲牠們給活像流行的燈罩似的眼皮遮住了。在這樣的一個臉上，是很難發現什麼的，因此我站着等待他要說的話。

過了一會兒，他用着陰沉的調子說：

『你需要在附近有塊地方，那樣你才能按時來工作。』

於是我回答：

『是的……。』

當我知道他不是完全拒絕我的時候，我的心快樂得撲撲的跳。我鼓起勇氣說：

『要是您能讓我擁有那塊我要求過的沼地，或者那塊林地，隨後我可以用我一半的收成來……』

但是他很暴躁的打斷我說：

『還談不到這。未免太早，太早。』

於是他轉身過去，仍然在皺眉頭，從口袋裏抽出香煙匣子。我在後面跟着。爲了怕他真的發脾氣，我沒有再說什麼。但是看來他已經改過了主意。

的確如此。他走了有五分鐘光景，給我的鼻子裏送來了一陣好香煙的煙

味，隨後拿香煙指着這個山丘說：

『那裡。足夠給你造間房子了。離你做工的地方很近，也還有些地可以做個菜園。』

從那時候起我就成了這個跟峭壁靠得很近，頂上有些小赤楊和灌木的山丘的主人了。

我想準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那麼一次一大塊石頭，跟我房子那麼大，從岩石上分裂開來，滾到朝北的山坡下。現在，這塊介乎石壁跟碎石頭之間，這整塊石頭地變成爲我的了。

我從主人克其馬其那兒租借這塊地，而他收我泥地的價錢。我沒有爲這跟他爭論過一次。你不敢惹他生氣。

有些時候，有人變得粗暴，賭着咒來要求一些東西。但是他們得到的是什麼？他們得到的是革職。然而我爲他工作太久，不會遭到革職的。看來他好像

沒有拒絕我。他只是說：『未免太早了』。那意思是說到某一個時候我會得到一塊沼地或者一塊林地的。只是一小塊。我不需要多。老天爺，只一小塊沼地或者林地，在那上面，只要一年功夫，我可以種麥子，裸麥，洋芋，碗豆。我知道我的手臂的力量，我不怕根子長得很深的大樹和泥炭地。我所要的只是得到一小塊地，隨後我可以說：『這塊是我的地，我的莊稼。』

但是你得由有主人克其馬其，不要去惹毛他，他不願意生氣。而我爲他工作過廿五年。做了那麼久，到頭來還得個革職，就太難爲情了。因此我什麼都不再多說，僅僅只想盡我可能的在這山丘上好好生活。

幾千年前滾下來的巖崖，擋住了溪流的去路，因此在我的山丘這兒稍稍的轉了一個灣，才流向長長的山谷。雖說溪流繞着巖崖，找到了牠自己的路線，却不得不把水流提高一些。因此在巖崖的前邊，就形成了一個很深的很好的水

潭，我就把它當成井。這裏邊的水，總在輕輕泛起泡沫，新鮮，清澈，就跟玻璃一樣，繞過巖片，溪流便垂直流進了山谷的中間。

對着水潭跟巖岸，我用木板搭了一間浴室，四個角按在四塊圓石頭上。這是個很小的浴室，沒有穿衣間，而且一次至多容得下兩個人。然而，這到底是我自己的浴室了。

造房子用的木板跟釘子，是我從主人克其馬其那裏買來的。從他那兒，我還買了砌爐子的磚頭跟鍋子。他沒有收錢。他只是記下來折合我以後的工錢，但是他提醒我，鍋子是很貴的。

就是這房子，他也沒有收過我一分錢，我只用做工來代替，這樣就可以了。每一年要做二十天工，來清償屋子的價值。然而這屋子是很小很小的，裏邊只有一個房間，從外邊看，這好像是半所房子，因此他定了一年廿天的價格，直做到我死。